



小弗洛蒙 和 大里斯莱

[法] 都 德

何其齐 汪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次

第一章

一、维福尔饭店的婚礼	1
二、小谢勃的故事——同一楼梯平台上的三家房客.....	12
三、小谢勃的故事——假珍珠	26
四、小谢勃的故事——萨维尼的萤火虫	39
五、小谢勃的故事如何结束	51

第二章

一、妻子的接待日	59
二、真珍珠和假珍珠	69
三、布隆戴勒街的啤酒馆	77
四、在萨维尼	93
五、西吉斯蒙·普拉尼斯为他的钱柜担心	98
六、年终结算	109
七、一封信	124

第三章

一、伸张正义的人	125
二、问罪	143
三、可怜的茜茜小姐	155
四、候车室里	161
五、一件社会新闻	173

六、她答应不再这样了	188
第四章	
一、关于蓝色小矮人的神奇的传说	203
二、真相大白	214
三、到期了！	231
四、弗洛蒙工厂的新职员	247
五、咖啡歌舞厅	260
六、西道妮的报复	277

第 一 章

一、 维福尔饭店的婚礼

“谢勃太太!”

“我的孩子……”

“我真高兴……”

老实人里斯莱那天讲自己“真高兴”已经不下二十遍了，而且每回总是这么一副感动而温和的神情，这种慢吞吞的、低浊深沉的声音，这种激动得喘不过气、不敢大声说话以免突然哭将出来的声音。

里斯莱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这种时候哭起来：瞧这位新郎，在结婚的喜宴上他却动起感情来了！然而他真是想哭，他的幸福使他透不过气、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不时颤动着嘴唇低声说道：“我真高兴……我真高兴。”

他确实有理由感到高兴。

打一大早开始，这个可怜的人就以为自己在做着—一个美妙无比的好梦。谁都怕从这种眼花缭乱的梦境里惊醒过来，不过他的梦看来却永远不会结束，这一切打早晨五点就已开始，而一直到晚上十点——维福尔饭店的钟正指着十点——这一切还在继续进行……

在这一天里发生了多少事啊！他连最细小的琐事都历历在目！

他看到自己一早便在他那老单身汉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又高兴又心焦。胡子刮干净了，衣服穿上了，两副白手套插在口袋里……这时，那些富丽堂皇的彩车到了，而在第一辆车子，那辆白马、白辔、黄色花缎衬里的车子里，新娘的服饰看过去就像一团白云……后来他们两两成行地走进教堂，而在她头上始终飘拂着那团轻盈耀眼的白云……管风琴、教堂门卫、神父的训诲、映照珠宝和春装的大蜡烛，……还有那涌向圣器室的人群。那一小团白云不见了，淹没了，被人们包围着、亲吻着；新郎则逐一与赏光前来的全巴黎商界的上层人士握着手……婚礼结束时琴声大作，而由于教堂敞着大门，使整条马路上的人都加入了这个家庭的盛典，琴声也因而变得更加庄严。琴声伴随婚礼的队伍飘出大门；还有附近居民的喝彩声。有个腰围斜纹布围裙的女整光工^①大声嚷着：“新郎不漂亮，新娘可标致极了……”这正是会使每个做新郎的人感到自豪的啊……

后来，他们到厂里一个张着帷幕、点缀着花朵的车间里进午餐；到布洛涅树林^②里去散步——那是对岳母大人谢勃太太所作的一个让步，这位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简直难以相信，女儿不去瀑布游览或湖心泛舟就算是结婚……后来，他们回城用晚餐。林荫大道华灯初上，行人们回首伫望婚礼的彩车驶过。真是个阔绰的婚礼啊。那些由出租的马匹拉着的车子一直驶到了维福尔饭店的楼梯前。

① 整光工：把金属磨光擦亮的工人。

② 布洛涅树林：当时巴黎上流人士游乐之地；在巴黎西北部。

他的好梦眼下正做到这儿。

此时，老好人里斯莱由于倦意和舒适的环境而迷迷糊糊地以蒙眬的眼光看着摆有八十份餐具、两端呈马蹄形的巨大的桌子，桌子上伸出着一张张熟识的笑脸，他仿佛看见所有那些眼睛里都映出了他的幸福。晚餐行将结束，众人个别交谈的声浪在桌子周围起伏荡漾。大家相互转过脸来；黑色礼服的衣袖掩映在马利筋花的花篮丛中；一份冰淇淋上面露出了一张孩子的笑脸；而那些堆得和脸一样高的水果，甜点心，更使席面充满了欢乐、色彩和光明。

是啊，是啊，里斯莱真是高兴！

除他弟弟弗朗茨以外，所有他喜爱的人都在那里了。首先就是坐在他对面的西道妮。昨天还是小西道妮，今天却成为他的妻子了。为了吃晚饭，她除去了面纱、从云朵后面露了出来。在一色纯白的绸连衣裙上，露出一张白皙标致的脸蛋，白得非常柔和，不像绸裙那么耀眼。而在编得规规矩矩的花冠下面，由头发盘成的冠冕却洋溢着生命的桀骜不驯的精神，闪耀着一心盼望展翅高飞的毳毛的光泽。那些当丈夫的却看不出这一点来。

除了西道妮和弗朗茨，里斯莱在世界上最为爱慕的就数乔治·弗洛蒙太太了。他叫她“肖士”^①太太。这是他的合伙人的妻子、他以前的老板和心目中的上帝、已故的弗洛蒙先生的女儿。他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在和她谈话的态度里可以觉察出一种爱护和敬重的感情。这是个非常年轻的女人，与西道妮年岁相仿，但她具有一种更加端庄、更加娴静的美。她恬静少语，在这群喧闹混杂的宾客中间有点不大自在，却尽力显得和蔼

^① 里斯莱发音不准，把“乔治”说成了“肖士”。

可亲。

里斯莱的另一边坐着新娘的母亲谢勃太太。她容光焕发，胖得几乎要从亮得像一面盾牌的绿绸连衣裙里爆裂开来。早晨以来，这位好心女人的所有念头都和这条色彩富于象征意义的绸裙一样光芒四射。她一刻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女儿嫁给老霍德里埃特路的小弗洛蒙和大里斯莱啦！……”因为，在她脑子里，她女儿嫁的不只是大里斯莱一个人，而是这个巴黎商界有名字号的整个招牌。每当她想到这样荣耀的盛事，就越发挺直身板，绷得盾牌似的绸裙几乎炸裂开来。

这和隔开几个座位的谢勃先生的态度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一般说来，在一家人中间，同样的原因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位生着一个空想家的宽阔的、又鼓又空、活像个修剪成球状的冬青树般的额头的人，看来十分恼怒，他妻子有多高兴他就有多恼怒。话说回来，他这样也并不新鲜，因为谢勃先生一年到头都是怒气冲冲的。不过那天晚上他的尊容却不像平时那样可怜巴巴、憔悴不堪，也没穿着那件空荡荡的宽大的外套，外套的口袋里平时总是鼓鼓囊囊的，塞着油、酒、块菰或是醋的样品，这要看他当时推销的是哪一种货。他那出色的崭新的黑礼服与绿绸的连衣裙倒也相配，不幸的是他的想法也和他衣服的颜色一样阴郁：为什么没让他坐在新娘身边，难道这不是他的权利？……为什么把应该给他的位子给了小弗洛蒙？……还有那个弗洛蒙的祖父老加底诺瓦，他坐在西道妮身边干什么？……哦！是这样！什么都给弗洛蒙家，谢勃家什么也捞不着……而这些人还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要闹革命呢！……

幸而这位怒冲冲的小个子身边有他的朋友德洛贝勒可以听他诉说心头的不平。那位没人雇用的老演员带着昔日全盛时期

的平静庄严的面容倾听着他的牢骚。尽管德洛贝勒十五年来由于经理们不够交情而远离舞台，人家在必要时照样能做出一副合乎时宜的戏剧姿态来。那天晚上便是如此，他那一副参加婚礼的扮相，神情既严肃又带着微笑，对小人物们屈尊俯就，举止自如而且庄重。简直可以说，他是在整个剧场观众的注视下，在纸做的菜肴面前，参加第一幕中的宴会。尤其是，由于这个想入非非的德洛贝勒料想大家就席后在精神方面一定会用得着他的才能，因此他反复背诵着自己的保留节目中最精彩的片断，而使脸上显出一种含糊的、做作的、淡漠的表情——那种在舞台上装着在听人说话、实际上却一直在想着自己台词的演员做出的专注的表情——，这就使他更像是在演戏了。

奇怪的是，连新娘本人也带着一点这样的表情。那张年轻标致、被幸福激动却没有眉飞色舞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隐秘的心事。有时候她仿佛在和自己说话、嘴角上掠过一丝笑影。

她便是以这种微笑回答坐在她右首的加底诺瓦爷爷的略嫌放肆的玩笑的。

“这西道妮可真有两下子！”老头儿笑着说，“我记得不到两个月以前她还说要进修道院呢……这些小姑娘的修道院我可知道！……就像我们那儿的人说的：圣约瑟夫修道院，两双木鞋扔床下！……”

于是全座的宾客都被这个贝利省庄稼佬的粗俗的玩笑逗得开怀大笑起来。他的百万家财足以在生活中弥补他爱情、教养和善心之不足。而机智则无须补充，因为他有的是机智。这老滑头，他的机智比所有这些资本家们的机智加在一起还要多呢！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博得他某种好感的人中间，他特别喜欢这个从小就已熟识的谢勃家的小姑娘。而西道妮由于刚刚变阔，对财神还

不敢怠慢，所以在对她右边的这个邻座说话时也带着明显的敬意和娇媚。

对于左边的邻座、她丈夫的合伙人乔治·弗洛蒙，她却显得很矜持。他们的谈话仅限于宴席上的客套，相互之间甚至有点故作冷淡。

突然，宾客中间发生了一阵轻微的骚动，表明大家行将离席：绸衣的窸窣声，椅子的挪动声，交谈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阵笑声。正当新娘站起身来挽住加底诺瓦先生的胳膊时，变得情感冲动起来的谢勃太太在这似静未静的时候大声地对一位倾倒在新娘矜持大方的风度的外省来的表兄弟说：

“您看到吗？表弟？这个孩子……谁也没有猜透过她在想些什么。”

于是大家都站起来到大客厅去。

当那些应邀参加舞会的人大批到来，掺到参加婚宴的客人中间，乐队调试着琴弦，戴着夹鼻眼镜的跳华尔兹舞的男子在急不可耐的身穿白色盛装的女孩们面前搔首弄姿的时候，被这一大群人吓慌了的新郎与他的朋友——在弗洛蒙公司当了三十年帐房的西吉斯蒙·普拉尼斯——躲进了一条小走廊。走廊里装饰着鲜花、糊着绘有丛生的藤蔓枝叶的墙纸，就像是给了维福尔饭店的金色的客厅一个碧绿的底色。至少在那儿，他们总算可以不受打扰地谈谈心了。

“西吉斯蒙，我的朋友……我真高兴。”

西吉斯蒙也很高兴，可是里斯莱却不给他机会表达出来；现在不必担心在众人面前流泪了，他心中的快乐泛滥了出来。

“你想想，我的朋友！……像她那样的姑娘会要我，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不是个美男子，这一点不用早上那个骚娘们说我也

知道。而且我都四十二岁了……而她那么娇小玲珑！……有那么多人可以任她挑选：更年轻的、更有钱的、更别说我那个可怜的弗朗茨了，他是那么爱她……结果却不，她要的是她的老里斯莱……而这事又发生得那么古怪！……我早就发现她很忧伤，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就想到她是不是看上了什么人，我和她母亲一起猜测，绞尽脑汁想打听出这是谁来……结果有天早上谢勃太太走进我房间，哭着对我说：‘她爱的是您呀，我可怜的朋友！……’结果是我！……是我！……你说，谁能想到有这样的事？再说，我一年里竟遇上了这么两件大喜事：弗洛蒙公司的合伙人和西道妮的新郎……喔！……”

这时，一对舞伴合着一支圆舞曲缓慢的拍子转进小客厅来。那是新娘和里斯莱的合伙人乔治·弗洛蒙。两人同样年轻，同样优雅，他们悄声交谈着，把话音限制在他们舞步的小圈子里。

“您骗人……”西道妮说，她脸色有点苍白，但始终面带笑容。

另一位的脸色比她更加苍白，回答道：

“我不骗您，是我叔叔主张这门亲事的，当时他快死了……您也走了……我没敢说不愿意……”

里斯莱打远处欣赏着他们：

“她多漂亮！他们俩跳得真好！……”

但这两人一见到他就分开了，西道妮急忙跑到他跟前：

“怎么？您在这里？您在干什么？……大家到处找您，您为什么不在那边？……”

她一面说，一面以女性的匆忙而优美的动作替他重新打了下领结。这可使里斯莱神魂颠倒了，他斜着眼向西吉斯蒙微笑着，脖子上感觉到这只戴着手套的小手的轻轻接触，高兴得根本觉察不出她的每根手指都在微微发抖。

“挽着我的胳膊。”她对他说。于是他们一起回到客厅。她的有曳裙的白色长裙使他那剪裁粗劣、穿得又没样子的黑礼服显得更加可笑。然而衣服却不像领结那样可以重新整过，也只好将就点穿着了……当他们一面走，一面向所有那些纷纷对他们笑脸相迎的人们打着招呼的时候，西道妮一时有点得意起来，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可惜好景不常，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妇，谁也不去邀她跳舞。她静静地看大家跳舞，她的眼睛由于初次体验到的当母亲的快乐而格外明亮。里斯莱一见到她，就径直朝她走去，并要西道妮坐在她身边。不用说，这就是肖士太太。除了她，他还会对谁以这种尊敬而爱慕的口吻说话呢？除了她的手，他还会把他的小西道妮的手放在谁手里呢？一面还说：“您会喜欢她的，不是吗？您心肠那么好……她非常需要您的指点，您的为人之道……”

“可是我的好里斯莱，”乔治太太回答说，“西道妮和我是老朋友了……我们当然有理由继续相亲相爱下去……”

她那平静而坦然的目光想与昔日旧友的目光相遇，然而没有成功。

由于里斯莱完全不了解妇女，而且惯于把西道妮当作小孩子，他继续以这种口吻说道：

“跟着她学吧，小姑娘……肖士太太是举世无双的……心肠和她去世的父亲一样好……她是个真正的弗洛蒙家的人！……”

西道妮垂着眼皮，一言不发地行了个礼，一阵难以觉察的颤抖从缎子小靴的靴尖一直传到她花冠的桔叶梢头。老实的里斯莱却什么也看不出来。情感的激动、舞会、音乐、花朵、灯光……他如痴如醉。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在分享这围绕着他的不可比拟的幸福气氛。他觉察不出这些经过修饰打扮的面孔下面隐

藏着的相互竞争和怨隙来。

他没有看到德洛贝勒倚在壁炉上，已经倦于自己所摆的永恒的姿势：他一只手插在背心里，帽子夹在腰部，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却没有人想到利用他的才能。他没看到谢勃先生面色阴沉，在两扇门之间坐立不定，对弗洛蒙一家愤恨到了极点……啊！这些弗洛蒙……他们在这个婚礼中占着什么位置？简直可以说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在办喜事……而有谁提起过里斯莱或者谢勃家的人来着？……连他这个当父亲的也没人介绍！……而最叫这个小老头火上加油的，就是那个穿着金龟虫一样闪闪发光的连衣裙、慈爱地朝着所有的人微笑的谢勃太太的态度了。

此外，就像在几乎所有的婚礼中一样，在那里也存在着两股泾渭分明的潮流，这两股潮流互相接触却互不混淆，其中的一股不久便让位给了另一股。使谢勃先生如此恼火的结婚舞会中的贵族：弗洛蒙家的人、商会主席、诉讼代理人协会主任委员、一位著名的巧克力商兼立法团参议、百万富翁老加底诺瓦，这些人在午夜后不久就纷纷退席了。随后乔治·弗洛蒙和他妻子也坐上了马车，于是只剩下里斯莱和谢勃这方面的人，晚会顿时改观、变得热闹起来。

赫赫有名的德洛贝勒见大伙丝毫无求于他，再也等不下去，便决定自己要求自己来露一手。他用铜锣般响亮的嗓音背诵起《吕依·布拉斯》^①中的一段独白：“祝你们胃口好，先生们！……^②”而大家这时正挤在小吃部的巧克力茶和潘趣酒面

① 《吕依·布拉斯》：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的一出历史剧。

② 这句话见于《吕依·布拉斯》第三场第二幕，原是讽刺权贵们的贪得无厌，这里则成了对德洛贝勒不合时宜的表演的讽刺。

前。穿戴俭朴的少女们坐在条凳上，对于她们的穿戴终于发生效力大为高兴，而东一处西一处那些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年轻的小店员们则以大胆邀请舞伴为一件乐事。新娘早就想走，她终于和里斯莱以及谢勃太太一起不见了。至于谢勃先生，他如今恢复了全部尊严，根本无法使他离开。总得有人招待客人吧，见鬼！我保证这小老头会承担起来的！他红光满面、精神奕奕、活泼矫健、言谈调皮、几乎是在蛊惑人心；甚至在楼下也能听到他在和维福尔饭店的司膳长大谈其政治，出语全无顾忌……

……酒醉饭饱、身子变得笨重的车夫松松地执着白色的缰绳，婚礼的彩车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沉重地向马莱区驶去。

谢勃太太谈兴方浓，她如数家珍地谈着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中的所有体面的事，那顿晚餐尤其使她心醉，普普通通的菜单在她眼里成了穷奢极侈的标志。西道妮在马车的暗影中出神。坐在她对面的里斯莱虽然不再说“我真高兴”，心里却仍然在这么想。有一回他想抓住那只扶在拉上的窗玻璃上的白皙的小手，但那只小手迅速缩了回去。于是他一动不动地沉浸在一种无言的赞美心情中。

他们穿过菜市场，驶过挤满送菜车辆的朗必多路，然后在快到弗朗布尔乔亚路底时从档案馆拐进布拉克路。他们在那里停了一下，谢勃太太在自家门前下了车。那扇门和灿烂的绿绸连衣裙相比实在太窄，连衣裙钻进小径，发出不满的窸窣声和下摆织边的叽咕声……几分钟后，老霍德里埃特路的一扇巨大的大门打开了，让车子开进去，门上原来公馆的盾形牌子上，在半已磨灭的贵族徽号下，有块蓝字招牌：“花纸厂”。

这一回，那毫无动静、仿佛睡着一般的新娘突然醒了，要不是院子里那些排列成行的高大楼房、车间、仓库的灯火都已熄

灭，里斯莱就会看到这张标致而难以捉摸的脸上突然现出一个胜利的微笑。车轮的响声在花园的细沙上变得柔和起来，不久便停在一座三层楼小公馆的石阶前面。年轻的弗洛蒙夫妇就住在这里，里斯莱也将同他妻子住在他们楼上。住处颇有气派。兴隆的买卖在这儿总算弥补了一下街道阴暗、地点偏僻的缺憾。楼梯铺着地毯一直通往房间，候见室里摆着花卉，满目尽是白色的大理石、闪闪发光的镜子和擦得锃亮的铜器。

当里斯莱兴高采烈地、一间间地巡视着他的新居时，西道妮却独自留在她的房间里。借着挂在天花板下的小蓝灯的灯光，她先朝大镜子里瞥了一眼，那镜子把她从头到脚照了出来。她又环视了一下所有这些崭新的、她从未用过的豪华陈设。然后，她不去睡觉，却打开窗子，一动不动地凭依着阳台。

夜，澄净而温和。她清楚地看到整个工厂，它那数不清的、没有百叶窗的窗子，那些明亮高大的玻璃，高耸入云的烟囱，以及近处，老公馆旧墙下的豪华的花园。周围，是些阴郁寒酸的屋顶、黑洞洞的街道，黑洞洞的……忽然，她猛地心头一震。那边，在那些互相挤着挨着，似乎不胜贫困的重负的顶楼里面，有一间最可怜、最丑陋的六层楼顶阁。在那上面，一扇窗户敞开着，黑黝黝的；她马上认了出来：这正是她父母住着的那个房间的楼梯口的平台呀！

楼梯口的平台！……

单单这个名称，就勾起了她对多少往事的回忆！她曾在那里消磨过多少小时、多少天！伏在那既无扶手又无阳台的湿漉漉的窗台上，向工厂这边眺望。她甚至现在还仿佛看到那上面的小姑娘谢勃的伤心的面容；在这个穷人的窗户的框子里，她的整个童年、她的清寒的巴黎少女时代，又一幕幕地显现在她的眼前。

二、小谢勃的故事——同一楼梯平台上的三家房客

在巴黎，对于那些住房逼仄局促的贫寒人家来说，公用的楼梯平台就是一间额外的房间，是他们住处的延续部分。夏天，从那里能够进来点风；女人们在那里聊天；孩子们在那里玩耍。

每当小谢勃在家里闹得太厉害时，她母亲就对她说：“去！去！烦死人了……到楼梯口玩去！”于是孩子就飞也似地跑去了。

这楼梯平台位于一座老式房子的最高一层。盖房子时倒没有太节约地方，楼梯口的平台就像个大走廊，天花板很高，楼梯那边有铸铁栏杆挡着。光线从一扇大窗子透进来，从那儿可以看见一些房顶、院落、别人家的窗户，而远处弗洛蒙花纸厂的花园在这些高大破旧的墙壁间隙里望去，就像是一块小小的绿洲。

这一切丝毫不特别令人愉快，但她觉得比在家里有趣得多。他们家里是那么沉闷，尤其在下雨天和费迪南不出门的时候。

费迪南·谢勃是一个懒散、有计划无行动的人，在巴黎这种人多极了。他脑子里成天冒出些新主意，不幸却总是没有下文。他妻子起初被他迷惑住了，但不久就发现了他的无能，终于耐着性子、不冷不热地忍受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黄金梦和随之而来的失望和沮丧。

她所带来的八万法郎嫁妆大半被他耗费在一些荒唐可笑的事业上，只剩下一笔小小的年金。使他们尚能与邻居们为伍的，就是这笔年金，以及谢勃太太的、从历史劫难中逃过来的开司米披肩和结婚时用过的花边，还有两个极小，极不起眼的钻石扣

子。西道妮有时央求她母亲让她看一眼这两个放在五斗柜抽屉底上一个白丝绒首饰箱里的钻石扣子，首饰箱上的金字经过了三十年光阴的磨损，连首饰商的名字也模糊不清了。这只首饰箱是这个寒酸的靠年金为生的家庭唯一的奢侈品。

很久、很久以前，谢勃先生曾经找过工作，以便在他们微薄的年金之外添点进款。不过他想找的只是那类他称之为“站着的买卖”的工作，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从事任何坐着的工作。

确实，这个矮小的男人在刚结婚不久好像是曾重重地从马车上摔下来过，那时他还干着大买卖，而且还有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供他的字号跑街。他一有机会就提起这次摔伤事件，这成了他偷懒的借口。

你跟谢勃先生一起呆不了五分钟。他就会以谈知心话的口吻问你：

“你知道奥尔良公爵^①遇到过什么事吗？……”

然后他拍拍自己光秃秃的小脑袋瓜补充道：

“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在这有名的一摔之后，任何坐办公室的工作都使他头晕，于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事“站着的买卖”了。就这样，他先后做过酒、书、块菰、钟表和其他许多商品的掮客。不幸他对任何工作都感到厌烦，老是觉得他的位子对于一个从前有过马车的商人不相称。渐渐地，由于认为任何工作都不值得一干，他衰老了，没用了，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游手好闲的懒汉。

对于艺术家们的古怪脾气、随心所欲、不拘成规和不近常

^① 奥尔良公爵(1810—1842)，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之子；因车祸而死。

理、人们责备得够多的了；然而有谁会去讲某个无所事事的小市民用以填补生活空虚的那些可笑的荒诞念头和无聊怪癖呢？谢勃先生给自己制定了一整套出门和散步的规矩。在修建塞巴斯波尔大道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得去两次，看看“工程有无进展”。

谁也不如他熟悉那些著名的商店和它们的特色。谢勃太太在勤勉地缝补衣裳时，常因看不下她丈夫那在窗口晃来晃去的傻乎乎的大脑袋而将他支开，叫他上“那里”去……“你很熟的，在那个什么路的拐角，那里卖的奶油圆蛋糕好极了……这可以做咱们晚饭后的点心。”

于是这个当丈夫的走了，绕着大马路，逛着一家家商店，等候着公共马车，在外面鬼混半天，就为了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得意洋洋地带回来两只三苏钱的蛋糕。

谢勃先生最喜欢夏天、星期天，喜欢在克拉马尔或者罗曼维尔^①的尘土中漫游，喜欢饮宴排场和人多热闹。他是那些在八月十五日^②前整整一个礼拜就跑去端详漆黑的灯笼、灯架和脚手架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妻子对此并不抱怨；这样她至少用不着听他没完没了地怨天尤人，整天在她椅子旁边转来转去，唠叨他那些庞大的实业计划、注定要失败的谋略、对往事的怀念和发不了财的怨言了。

她自己也挣不了钱，这个可怜的女人。但她却很会省钱，她那绝妙的节俭本领堵上了一切窟窿，使与这种拮据的生活仅有一步之差的贫困从来未能侵入这三间永远干干净净的房间，毁

① 克拉马尔、罗曼维尔，都是巴黎郊外的风景区。

② 八月十五日：拿破仑一世的诞生纪念日。